

论阿富汗历史发展进程中的部族症结

汪金国, 王国顺

(兰州大学 政治与行政学院, 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 在 20 多年的内战中, 阿富汗国内各部族体系经历了严重分离和重新构建, 内战导致国内力量配置发生重大改变。昔日阿富汗最重要的优势力量——普什图部族的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被严重削弱, 相反塔吉克、乌兹别克、哈扎拉、伊斯玛仪派和波斯语赫拉特等民族或准民族的地位、内部组织水平和政治积极性却得到了明显提高。无疑, 阿富汗历史上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但这是一个代表着不同“部族”利益的各类军事政治派别非公开对抗的一个时代。部族问题始终是阿富汗历史发展的症结所在。

关键词: 阿富汗; 内战; 部族; 普什图

中图分类号: D737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33X(2007)06-0018-07

On Tribe Crux in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Afghanistan

WANG Jin-guo¹, WANG Guo-shun²

(1. 2.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 Lanzhou University, Gansu 730000, China)

Abstract In more than 20 years of civil war, the Afghan tribes experienced a serious separation and rebuilding. civil war has led to a major domestic power configuration change. Former Afghanistan's most important advantage of strength, the strength of Pashtun tribal and national cohesion has been seriously weakened, contrary to the Tajik, Uzbek, Hazara and the Ismaili Persian camp in Herat and other nations, or quasination status, the level of internal organizat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has been markedly enhanced. Undoubtedly, the history of Afghanistan to a new era is beginning, but it is representative of a different "clans" interests of the various political factions military closed an era of confrontation. The problem of tribes in Afghanistan has always been the crux of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Afghanistan; civil war; Tribes; Pashtun

经过 20 多年的内战, 阿富汗事实上已转变成为一个以民族或宗教特征组织起来的多个独立准国家联合体的聚合体。尽管阿富汗内战已“结束”, 但是该国建立统一国家的基础并不牢固。因为每个部族(或民族)都想固守自己已有的地位, 脱离中央政权的控制并保持高度自治。然而, 又有谁能够在现代阿富汗掌握主动权并担负起建设统一国家的重任呢? 尽管阿富汗在反恐战争之后以西方民主方式进行了选举, 产生了新的阿富汗政府, 但是可以想象, 阿富汗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西方式的民主制度, 它不过暂时保持了一种相

对稳定的“民主国家”形式而已。历史上形成的部族问题(即普什图内部各部族之间、普什图部族同其他少数民族或部族之间、各少数民族或部族相互之间以及支持不同民族或部族的外部力量之间的矛盾问题)才是影响阿富汗历史发展的症结所在, 本文将就此作一详细论述。

一、阿富汗历史上的部族症结

阿富汗真正国家的历史始于 1747 年。这一年, 普什图阿布达利部族联盟波波尔扎伊部族萨

收稿日期: 2007-09-02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06BGJ009)
作者简介: 汪金国(1971-), 男, 汉族, 甘肃甘谷人, 博士,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副教授,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国际问题研究院博士后。研究方向: 国际关系; 王国顺(1981-), 男, 汉族, 安徽池州人, 兰州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 国际关系。

多扎伊家族的阿赫马德汗在坎大哈被推举为国王。在加冕仪式上,阿赫马德沙赐予普什图阿布达利部族一个新的称谓“杜兰尼”(普什图语意为“奇珍”)。阿赫马德沙本人则荣获“杜尔一依一杜兰”(“奇珍之奇珍”)的称号。自此,杜兰尼王朝得以形成,也就是后来的阿富汗国家。“在阿富汗历史上,杜兰尼王朝是第一个把所有阿富汗人联合在一个国家之中的王朝。”^{[1] 128}

在推选为国王之前,阿赫马德汗在伊朗统治者纳第尔沙的近卫队服役。纳第尔沙本人出身于克孜尔巴什部族阿夫沙尔家族,他最初是伊朗萨法维王朝国王塔赫马斯普(1722~1732年)统治时期的实际统治者,自1732年开始独立统治伊朗。在纳第尔沙取得伊朗政权之前,萨法维王朝经历了最为严重的危机,其中对萨法维王朝最沉重的一次打击来自西部普什图人。1709年,普什图吉尔扎伊部族在霍特克家族首领米尔·瓦伊斯的领导下发动反对萨法维王朝的起义^{[1] 109 [2] 20}。1717年,普什图阿布达利部族则在萨多扎伊家族首领阿卜杜拉汗的领导下揭竿而起^{[3] 139}。这两起普什图部族起义最终导致西部普什图地区出现了两个独立的普什图政治领地,即中心在坎大哈的吉尔扎伊部族领地和中心在赫拉特的阿布达利部族领地。

在萨法维王朝全面崩溃的大背景下,米尔·瓦伊斯之子米尔·马赫穆德领导吉尔扎伊人于1722年发动对伊斯法罕的进攻,并进而占领克尔曼、法尔斯和波斯统治下的伊拉克^{[2] 21}。然而,几年之后萨法维王朝成功复辟,纳第尔沙于1727年击败吉尔扎伊人并将他们赶回坎大哈地区。1732年,阿布达利人在被长期围困之后将赫拉特奉还纳第尔沙的军队。1738年,纳第尔沙占领坎大哈。然而,纳第尔沙占领赫拉特和坎大哈在性质上存在着本质区别,这一点对日后诸多事件的发展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当时的赫拉特阿布达利人自愿归降纳第尔沙,承认其王权,因此该部族未遭任何损失。与此相反,纳第尔沙在进攻坎大哈并摧毁它时,对吉尔扎伊人进行了血腥镇压。“许多吉尔扎伊部族,包括霍特克人被迁往呼罗珊,即今日之阿塞拜疆领土上的穆甘草原,他们的土地被宣布为国有并分配给阿布达利人。后者在纳第尔沙军中居特权

地位:他们获得高于他人的报酬。”^{[3] 139}阿赫马德汗就是其中具有特权地位的一位。纳第尔沙想让阿布达利人同吉尔扎伊人互相对抗并以此加强自己在伊朗东部地区的统治,这也就是阿布达利人为何会受到特别优待的原因。总之,纳第尔沙的镇压事实上削弱了普什图吉尔扎伊部族,而普什图阿布达利部族则借此夺取了西部普什图人的领导权,他们以纳第尔沙的名义对伊朗的所有东部省份(包括赫拉特和坎大哈)实行政治统治。

1747年,纳第尔沙被克孜尔巴什人谋杀。阿赫马德汗和部分阿布达利人组成的纳第尔沙近卫军被迫离开伊朗阵营,现身坎大哈,这促使阿布达利部族显贵得以形成一支有组织的独立政治力量。于是阿布达利部族利用纳第尔沙死后伊朗东部诸省出现的政治真空,宣布阿赫马德汗为自己的沙(国王)。最有意思的是,阿赫马德汗所在的萨多扎伊家族在当时的阿布达利部族中人口少、实力小、影响弱。尽管如此,“阿布达利诸沙,首先是巴拉克扎伊部族(当时是阿布达利九个部族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的一个部族)的哈吉·贾马尔汗表示同意阿赫马德汗实行统治,这是因为萨多扎伊民众在阿布达利部族中仅占极少数。诸汗知道,如果推举阿赫马德汗实行统治,那他就不得不考虑他们的意见,而如果一旦他表现出固执己见、独断专行和高傲自大的情绪,那么阿布达利部族就会毫不费力地推翻其政权并将他打倒。”^{[4] 53}同时,“他(阿赫马德汗)的对手吉尔扎伊人因攻击波斯而被削弱,从而屈服于他,归他统治。”^{[2] 23}自此直至1978年四月革命爆发,阿富汗政权就一直掌握在普什图阿布达利(杜兰尼)部族手中。尽管如此,在这个国家的普什图居民中吉尔扎伊部族人口始终占多数。

可见,阿富汗独立国家的形成主要归因于18世纪中期伊朗政权的衰落。西部普什图人从伊朗萨法维王朝东部退出,建立了自己的国家。阿富汗的这种建国方式带有许多特点:“阿富汗国家发展的跳跃性更为明显;部落原始遗存更为持久、更为强烈;隐藏的诸多矛盾,尤其它的分散性、脆弱性、内争性等固有弱点,深深影响到后来阿富汗的发展。”^{[1] 128}

18世纪中期普什图人国家的形成同亚洲地区游牧国家和社会组织中传统军事政治体制的危

机密切相关。这些国家和社会包括伊朗、小亚细亚和阿塞拜疆等地。这些地区的部族在从事游牧活动的同时仍然保持着自身组织的高度统一,这既可以满足他们最低的生活需求,同时还可以随时参与战斗,但其他方面的需求则必须由国家来保证。事实上,部族和国家之间彼此需要:国家可以给服兵役的部族提供崇高的社会地位和稳定的收入来源,部族则为国家统治者提供训练有素的军队。因此,无论是社会地位还是在语言、信仰上,游牧部族同当地定居居民往往有着本质的区别。政治主动权往往只属于游牧部族。

建立在普什图阿布达利(杜兰尼)部族政权基础上的杜兰尼王朝是部族国家体制的典范,它是传统国家建设和管理机制出现危机时的产物。杜兰尼部族王朝由三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占统治地位的杜兰尼;第二部分是普什图其他部族,主要是吉尔扎伊;第三部分是定居居民。在这里,部族军事力量逐渐转变为一种政治力量,国家权力替代了部族权力。但尽管部族国家不可避免地迈上了向东方古典国家进化的阶段,但是它仍然保持着部族特点。

在部族基础上创建的国家,一个游牧部族就是一个军事政治单位,它是国家建设的基础之基础。事实上,部族国家在亚洲一些地区并不罕见,如突厥人、普什图人和库尔德人游牧军事部族有时也会占领一些定居地区并建立自己的国家,但是像杜兰尼王朝这样的情况却比较罕见,它的独特性就在于它非常稳定。最为重要的是,这个部族国家紧接着便开始了向民族国家的转变,这在亚洲也许是比较独特的。库尔德人和俾路支人按部族特征组成的类似民族的群体,既没有创建民族国家,也没有建立部族国家。而普什图阿布达利部族国家则逐渐向普什图民族国家转变;随着普什图民族自觉的提高,这个国家后来开始以普什图民族国家的角色自居。

在此必须指出,阿富汗日后出现的诸多政治问题和当代凸现的矛盾,都正是在杜兰尼国家创建时期沉淀下来的。这主要表现为这个国家的组织性极其低下。建立在部族基础上的这个国家不得不赋予各部族极为广泛的自治权,原有的部族社会关系被保留了下来。由于普什图各部族效忠国家,所以他们可以从国家那里获得回报。直至

今天,阿富汗还长期保留着许多游牧民和半游牧民,这在很大程度上同国家通过资源再配置保证他们的存在有着直接关系。而最为直接的原因是,这同国家保证他们具有比其他所有居民,尤其是国内少数民族更高的社会地位有关。

但是,随着国家建设的进一步推进和普什图部族军事作用的不断下降,一方面不可避免地导致少数民族之间关系的尖锐,另一方面也造成普什图族和普什图国家之间关系的紧张。部分普什图游牧民不可避免地开始转向定居并向城市移民,但是这种进程的形式非常独特。由于普什图部族社会地位较高,所以转向定居的普什图人仍然保持着部族意识和传统的组织结构,这使得阿富汗国家的组织水平异常低下。无论是阿富汗埃米尔还是后来的阿富汗知识分子,他们欲强化国家功能和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切尝试最终都以失败而告终。每一位阿富汗国家领导人始终都深深陷入了阿富汗守旧的社会政治结构和必须推进国家建设的两难境地。普什图部族社会的政治功能在阿富汗国家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这是普什图阿布达利(杜兰尼)人创建的“部族”国家的直接遗产。

在杜兰尼国家建设初期,组建国家的行为逻辑非常简单。那就是尽可能多地控制和占有当时因各种原因处于无主或可以自行处理状态下的领土。而控制新领土则意味着可以给新国家带来新的收益,因此新国家就必须确保供养构成其基础之基础的普什图部族。因此,阿赫马德沙在政治上迈出的第一步就是从坎大哈出发向北方远征。1752年,阿赫马德沙完成了对兴都库什山脉地区的远征。1740年前这片领土属于布哈拉。在纳第尔沙摧毁布哈拉后,上述领土上出现了许多独立领地,其中主要有巴达赫尚、昆都士、马扎里沙里夫、巴尔赫、巴米扬、萨尔普勒、安德胡伊、迈马纳和希比尔甘等。这仅仅是第一步,之后由阿赫马德沙的后继者继续开拓并最终将其并入阿富汗。

随着国家的建立和领土的拓展,阿富汗逐渐由一个部族(当然同一个部族内部也有诸多分支)国家转变成一个主要由普什图各部族和多少少数民族成分构成的国家。该国一直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集权制度,各地部族或民族力量

始终“游离”于国家政权之外并保持着高度自治,这成为阿富汗日后发生内乱的主要内部症结所在。虽然阿富汗内乱与外界势力(英帝国与俄帝国、英帝国与苏俄、苏联与美国等)的利益争夺密切相关,但是外因始终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发挥作用。1978年四月革命爆发,阿富汗从此陷入内战状态。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内战中,普什图部族被严重削弱,凝聚力丧失殆尽,而昔日处于次要地位的少数民族的实力则大为增强,凝聚力迅速上升。于是,普什图内部各部族之间的矛盾、普什图部族同其他少数民族或部族之间的矛盾、各少数民族或部族相互之间的矛盾以及支持不同民族或部族的外部力量之间的矛盾等,成为影响阿富汗发展的重要因素。

二、阿富汗现实中的“部族”症结

阿富汗内乱是由阿富汗各部族、各民族和各派别之间的权力斗争引发的。在苏联入侵之前,普什图族一直是阿富汗的主要民族和统治民族。苏联入侵之后,在阿富汗推行奖励和鼓励各部族和各民族保持自己文化和传统的政策。纳吉布拉政府收买了普什图各部族的首领,赋予他们各种特权,组成亲苏政府的不同部族联盟,同时还利用各部族和各民族之间固有的矛盾,进一步促成他们之间的不和与敌对。由此,阿富汗独立统一国家的概念在人们心目中日渐淡漠,代之而起的是各部族、各民族和各派别的利益至上观念,从而导致国内矛盾日趋激化。面对苏联的入侵,他们暂时可以为了共同的利益联合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可是一旦失去共同的敌人之后,他们各自的权力欲求和利益热望便立即突显出来。

反恐战争的作战阶段(2001年10月7日至11月12日)结束之后,政治调解阶段随即开始。事实上,阿富汗国家建设的基本原则仍然是由俄罗斯和美国之间的协议条件决定的;俄罗斯得到伊朗和中国等周边国家的支持,美国其中还代表着巴基斯坦的利益^{[5] 362}。结果,阿富汗事实上被分解为各种政治派别、少数民族组织和有影响力的地方领袖们负责的诸多区域。然而,在美国和国际社会的压力下,2001年11月底阿富汗通过了组建联合政府的波恩协定。

在北方联盟占据明显优势地位的情况下,阿

富汗召开了各界代表会议。北方联盟各派别成员获得了阿富汗政府中最重要的席位,这主要指的是那些仍然被称之为“潘杰希尔人”的阿·马苏德(塔吉克族)的昔日战友们。阿·马苏德的继任者法希姆将军任国防部长,尤努斯·卡努尼任内务部长,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博士任外交部长。而普什图人哈米德·卡尔扎伊则被任命为阿富汗临时政府领导人,他是杜兰尼(阿布达利)部族联盟波波尔扎伊部族领袖阿卜杜尔·阿哈德·卡尔扎伊之子^{[6] 128}。可以说,阿·马苏德的昔日战友占据了阿富汗临时政府的关键岗位。而这意味着,他们将控制国家建设的一切重要进程,包括军队、安全机关的组建、秩序的维持以及对外方针的确定等等。

另外,北方联盟其他有影响力的领导人则控制了自己的传统割据领地。伊斯玛依尔汗重新成为赫拉特省省长,杜斯图姆将军再次控制马扎里沙里夫和乌兹别克族占优势的北方诸省,卡·哈利利则控管了哈扎拉贾特山区的巴米扬省等。同样,帕尔万、卡皮萨和巴达赫尚诸省则归阿·马苏德的战友们掌控。阿富汗南部和东部形势的发展也大抵如此。南部地方普什图部族领袖则把该地区分解为若干势力范围。

然而,20年的内战改变了一切。阿富汗民族与宗教少数的政治自觉性上升了,最重要的是他们的政治组织水平提高了。总之,要复兴普什图人的昔日民族国家已不大可能。在阿富汗悠久的历史上,少数民族的组织性和凝聚力水平首次明显超过了普什图这个多数民族的组织性和凝聚力水平。因此说,波恩协定仅仅明确了这样一个事实:阿富汗的政治形势发生了最彻底的改变。

最有意思的是,在阿富汗历史上普什图族首次在组建上层问题上将主导权让给了少数民族。普什图上层瞬间变得只有一些国家建设所需要的极低层次的后备干部。在20年的战争中,部分普什图上层流亡到了国外,部分前穆斯林游击队领袖,诸如古·希克马蒂亚尔、尤·哈里斯和纳比·莫哈马迪等则离开了政治舞台,而剩下的部分则由于同塔利班合作而被排除出了积极的政治活动空间。总而言之,阿富汗出现了普什图上层的严重“短缺”。

2001年之后阿富汗领导候选人的挑选极好

地反映了阿富汗普什图干部的状况。当哈·卡尔扎伊被委以重任时,阿富汗前国王查希尔·沙阿非常明确地谈了自己的这种看法。从1973年开始流亡国外的查希尔·沙阿国王,尤其是其身边的人都对重新掌握国家政权非常关注。尽管君主制度的恢复在当时看起来是解决阿富汗国家建设问题最好的一种方法,而且君主制度的复兴也是恢复1978年四月革命前阿富汗原状最具象征意义的一步,但是阿富汗并未恢复君主制度,相反却组建了总统制临时政府。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它没有复兴君主制度呢?显然,一方面这是少数民族代表们的意图,他们反对恢复原状,自然也就反对恢复君主制度;另一方面这也是普什图族的内部矛盾造成的。我们知道,杜兰尼王朝由普什图阿布达利部族联盟所创,后来该王朝转变为阿富汗国家,而普什图阿布达利部族联盟则被誉为杜兰尼。1978年之前,国家政权始终属于杜兰尼。如果说权力也曾发生过变更的话,那也始终只是从一个杜兰尼部族易手另一个杜兰尼部族而已。1978年四月革命不仅终结了君主制度,而且还结束了杜兰尼的政治霸权。塔拉基、阿敏、卡尔玛尔和纳吉布拉等都出身于普什图吉尔扎伊部族。阿富汗反苏时代的穆斯林游击队主要领导人之一古·希克马蒂亚尔也是吉尔扎伊部族人。曾任阿富汗国防部长的塔奈也属于吉尔扎伊部族,他于1990年起事反对纳吉布拉。隶属吉尔扎伊部族的还有塔利班运动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

因此,哈·卡尔扎伊被委以阿富汗临时政府首脑之职极具象征意义。这是1978年之后杜兰尼波波尔扎伊部族出身者首次成为国家领导人。哈·卡尔扎伊被提名为候选人应该说是杜兰尼部族和吉尔扎伊部族利益妥协的结果。但是,任何一位领导人,无论他是临时政府首脑还是总统,都不过是暂时的人物而已。从这一观点出发,哈·卡尔扎伊应该只是个过渡性人物。杜兰尼和吉尔扎伊部族之间的争夺仍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去。

对美国而言,提名哈·卡尔扎伊为候选人,重要的是他得到前国王查希尔·沙阿和老派流亡人士的支持。另外,哈·卡尔扎伊会讲英语,是一位彻底接受了西方文明的人。但是,在阿富汗国内哈·卡尔扎伊并没有太多有影响力的支持者。另

外还有一个事实不得不考虑,那就是在阿富汗普什图人当中吉尔扎伊部族的政治积极性最高而且还在继续发展。最近20年,他们的政治积极性明显超过了阿富汗其他普什图人,如古·希克马蒂亚尔就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反对美国在阿富汗的行动,2002年12月他宣布将通过阿富汗的反塔力量和维护和平者开展吉哈德(圣战)运动。何况,阿富汗被各地权威领袖割据这一事实本身就使得阿富汗各省必须得按照传统社会组织体系进行管理。在这样一种情况下,问题还得回到部族组织形式上来,这也是普什图族最简单的自我认同形式。在阿富汗国家组织面临危机的条件下,寻求部族或民族的自我认同看起来便极为合理。

在现时情况下,自我组织和自我认同形式事实上也就是对传统部族组织的一种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讲,部族自我组织的恢复是阿富汗国家组织的危机导致的。然而,在1978年革命前,普什图人始终没有完成脱离和破坏部族关系的进程。非但如此,阿富汗的国家组织原则还促进了社会关系,其中包括部族社会结构的固化。因此,在塔利班运动崩溃和“纯伊斯兰教”社会建设思潮出现危机之后,阿富汗社会的部分普什图人重新开始回到了传统部族组织形式上来。因此,那种认为杜兰尼和吉尔扎伊部族正在开始恢复竞争的说法是有道理的。

同样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阿富汗普什图基本民众返回传统组织体系却成了复兴1978年前已有阿富汗国家最大的障碍,因为在关键问题诸如对国家机关、上层,最为重要的是对组织中再生产体系的控制等等方面,普什图族同少数民族相比已不具有多大优势。为了在未来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阿富汗各民族必将展开激烈的竞争,这个事实本身就足以提高各少数民族的组织水平。因此,单就少数民族和普什图族相互之间的组织关系而言,少数民族将作为一个单独的“部族”同普什图族展开竞争。

另外,在普什图部族内部也不存在一个统一的制度,有的只是为了势力范围和地盘而展开的竞争。同样,其内部也没有阿富汗国家及其君主制需要的组织原则。可以想见,杜兰尼和吉尔扎伊之间的竞争只会越来越激烈。我们需要指出的是,吉尔扎伊和杜兰尼事实上是两个全部生活在

阿富汗领土上的普什图部族联盟。在阿富汗所有普什图人当中, 吉尔扎伊是帕克蒂卡、查布尔和加兹尼诸省的主要居民, 帕克蒂亚、拉格曼、卢格尔等省也有相当数量的吉尔扎伊人。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边界线两侧生活着许多所谓“分化了的”普什图部族, 但为数不多。因此, 无论如何, 普什图族圈内的领导权问题只能在杜兰尼和吉尔扎伊的矛盾对抗中加以解决。

今天, 杜兰尼出身的哈·卡尔扎伊掌握了政权。出身吉尔扎伊最有名的古·希克马蒂亚尔则展开了反对卡尔扎伊及其合作者的斗争。哈·卡尔扎伊本人倍感信心不足, 从而不得不主要依靠外国人。2002年6月, 阿富汗大支尔格会议召开, 会上选举哈·卡尔扎伊为阿富汗总统。大支尔格会议——这是普什图“部族民主”的传统机关。1747年, 阿富汗国家就是在类似的支尔格会议上宣布成立的。支尔格会议始终体现着部族利益的妥协结果, 显然, 今天哈·卡尔扎伊当选阿富汗总统似乎也是这种利益妥协的产物。

综上所述, 较之中央集权国家时代, 这种结果无疑是一种倒退现象。在中央集权时代, 尽管阿富汗国王不得不考虑部族的意见, 但是部族总归还得仰仗国家和国王。然而, 在2002年的大支尔格会议上, “部族”却占据了上风。只不过参加这次支尔格会议的不仅有普什图部族, 还有塔吉克、乌兹别克、哈扎拉、伊斯玛依派及其他“部族”(民族)。哈·卡尔扎伊当选, 并非因为各部族都支持他, 而是一种为了取悦所有各方的妥协产物而已。

无论是担任临时政府首脑还是国家总统, 哈·卡尔扎伊的能力都不是很高。一切实权都掌握在各地的地方领袖手中, 利益妥协只不过一时占据了上风。国家在建设过程中仍然无法消除各地领袖们的影响和权力, 而且各地领袖们常常还得到外部援助。最典型的例子有, 赫拉特省省长伊斯玛依尔汗和哈扎拉人, 他们得到伊朗的直接帮助。伊朗的大部分援助流向了赫拉特省和哈扎拉贾特地区。“部族”政治意识仍将继续在国内占主导地位, 随着时间的推移也许还会在势力范围的边界地带引发冲突。

这里仅列举2002年夏天各派武装力量的发展情况以资说明。当时, 赫拉特省省长伊斯玛依

尔汗的武装部队在巴德吉斯省、法拉赫省和戈尔省的部分地区扩展, 其手下士兵达1.5万人。在数量上, 什叶派哈扎拉人领袖卡·哈利利属第二大派系, 有兵士1万名, 其治下有巴米扬省, 以及戈尔和加兹尼省的部分地区。乌兹别克族人阿·杜斯图姆有7000名战士, 他控制着巴尔赫省部分地区及其首府马扎里沙里夫, 还有朱兹詹和法里亚布省。同阿·杜斯图姆争权的是塔吉克族人穆罕默德·阿塔, 他有兵众5000人, 控制着马扎里沙里夫的一部分和巴尔赫省。坎大哈控制在其省长普什图族人古尔·阿加·舍尔扎伊手中, 有兵丁1.5万名。在帕克蒂卡省活动的是当地普什图领袖帕沙·汗·扎德兰。当时, 哈吉·阿卜杜尔·卡德尔还在贾拉拉巴德, 他拥兵2000人, 后被恐怖分子打死。毫无疑问, 效忠国防部长穆·法希姆的军队是国内最强大的派系, 其基础是阿富汗重建军队的一些分队, 数量约为1万人(75%是塔吉克族)。除此之外, 效忠穆·法希姆的人还控制着阿富汗北方的一系列省份, 诸如巴达赫尚、塔哈尔、巴格兰、帕尔万、卡皮萨和昆都士等。“该军事派系的大部分指挥人员(其中包括穆·法希姆、其副手阿提库尔拉·巴利亚拉依、空军司令穆罕默德·杜兰尼等)倾向于同俄罗斯合作。许多军官还保持着同伊朗(从80年代上半期起)和印度武装机构的往日联系。”^[7]穆·法希姆派系还控制着阿富汗国内安全部队。2002年1月, 在穆·法希姆战友、内政部长、塔吉克族人尤努斯·卡努尼的领导下开始组建阿富汗刑警组织, 计划编制3万人。在前阿富汗总统布尔汉努丁·拉巴尼的前政府安全部(自1992年夏至2001年秋由穆·法希姆领导)基础上创建了国家侦查和反侦查机构。目前, 穆·法希姆周边侦查领域的主要合作伙伴有俄罗斯、塔吉克斯坦、印度和伊朗的特种部门^[7]。尽管尤·卡努尼于2002年6月将内政部部长职务让给了哈只·穆罕默德·瓦尔达克, 但事实上他仍然控制着内政部。此人作为哈·卡尔扎伊的安全顾问, 侦查机构直接对他负责, 而该机构则由出身潘杰希尔的塔吉克族人穆罕默德·阿列夫控制。总之, 前总统拉巴尼时代的前阿富汗政府强力机构控制着创建新阿富汗同类机构的基本进程, 也就是说控制着国家的总体局势。

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从历史上看,阿富汗国家的建设进程实际上等同于军队和安全力量的创建进程。谁控制了强力机构,谁就控制了国家局势,但是这同谁实际控制了军队还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果说阿富汗埃米尔创建现代化军队始终没有脱离普什图族国家建设的总体轨道的话,那么塔吉克族人创建阿富汗军队则是为了自己的战略目的,那就是对抗普什图族人复兴国家的思想。

纵观以上阿富汗武装力量的配置,那么我们就就会发现普什图族在其中的代表席位是极低的。在国家军队的组建中,国内少数民族部队的实力则明显超过了普什图族军队。然而,在囊括了许多省份的所谓“部族地带”则主要居住着普什图人,这些省份有楠格哈尔、卢格尔、查布尔、帕克蒂卡、帕克蒂亚、加兹尼和坎大哈等。普什图部族军队在这些地方都是现实的军事力量,这主要包括一些组织良好的吉尔扎伊、贾德兰、萨菲、胡吉亚尼、欣瓦里及其他许多部族。但是,多年战争整体上摧毁了他们同阿富汗国家的关系。

通常人们认为,这些部族在情感上是亲塔利班的。然而,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说,从最简单最可靠的自我认同形式出发,目前他们更多地还是忠实于自己部族的利益。普什图部族被迫将国家建设进程交由少数民族组织“擅自”处理。这些少数民族包括聚居在阿富汗北部和东部的塔吉克人,以及其他阿富汗波斯语居民,如赫拉特省的赫拉特人、拉格曼省的拉格曼人和巴米扬的哈扎拉人等。虽然得到美国支持的前阿富汗海外流亡分子可以算是一支最为重要的普什图部族力量,而且他们对复兴昔日模式的国家非常感兴趣,但是他们手中却没有现实的军事力量。如果塔吉克族人阿·马苏德活到塔利班运动从阿富汗政治舞台上消失那一刻的话,那么国内几乎就没有哪一个政治人物堪与他平起平坐。很明显,尽管阿·马

苏德的生前战友们控制着军队、民警部队和安全力量,但是他们却没有自己的政治领袖;而普什图部族虽然表面上仍然占据着阿富汗国家领袖之职,但是他们却没有能力真正控制军队、民警部队和安全力量。

总而言之,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阿富汗在自己的发展道路上最终又回到了“部族民主”国家时代。如前所述,此处的“部族”已非昔日之部族,阿富汗各宗教和民族少数都已参与到了其中,阿富汗国家的发展前景变得越发复杂起来。在1978年四月革命以来的25年当中,阿富汗国家试图实现一系列具有强大意识形态基础的政治构想:第一是按照苏联模式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第二是以塔利班运动的极端思想创建“伊斯兰国家”,企图回归原初穆斯林社团组织原则。然而,在境外力量的参与下,阿富汗经过长期内战最后又返回到了“部族民主”时代。当然,今日之阿富汗,战争已“歇”,难民渐回,但其内部部族症结及与之相关的境内外各种问题仍然错综复杂,欲解难解,无疑这仍将是阿富汗形势和地区安全最重要的症结所在。

参考文献:

- [1]彭树智,黄杨文.中东国家通史·阿富汗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2]Martin Ewans. A fghanistan, a new history[M]. Routledge Curson - London- NY. 2002.
- [3]东方史:第3卷[M].莫斯科,1999
- [4]S·舒莫夫,А·安德烈耶夫.阿富汗史[M].莫斯科,2002
- [5]S·M·阿基姆别科夫.阿富汗焦点与中亚安全问题[M].阿拉木图,2003
- [6]阿富汗简明地理手册[R].莫斯科,2002
- [7]阿富汗新武装力量[EB/OL]. <http://www.agentura.ru/dossier/izmail/people/filkov/newforce/>

责任编辑 朱健华 英文审校 孟俊一